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蕩寇志 第一三一回 雲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

話說雲天彪收復泰安、萊蕪之後，全軍將士都在萊蕪尚未發放，已奉到褒嘉聖旨：雲天彪著升山東留守使，封忠勇伯，節制全省，移駐兗州，即命進攻嘉祥；傅玉、風會、畢應元等均加升銜，遇缺即補；龐毅授馬陞鎮防禦使；李成追贈宣威將軍；哈芸生給予都監職銜，俟養傷平復，再行就職。天彪及眾人均各謝恩。此時天彪已將泰安、萊蕪善後事宜辦理清楚，都省已委員弁下來接理。天彪即將所有克復泰萊之將弁軍馬，即日起行。一路上軍容闊大，武備威嚴，萬隊旌旗，雁行魚貫，聯行駢道，飛渡壕梁，端的是勝軍之卒，勇氣百倍，不日間浩浩蕩蕩直抵兗州。早有細作飛奔嘉祥，報知呼延灼去了。且說呼延灼的自那年嘉祥失守，幸蔡京潛地通謀，困而復得。呼延灼因想起前番因城小壕淺，以致官兵攻圍，難以支持，便將城基拓大了一里多，又比舊城加高丈餘，城壕也開闊了一丈，掘深了五尺。呼延灼親自閱看，端的雉堞巍峨，連雲蔽日，真個是金城湯池，萬夫莫開。呼延灼心中甚喜：「這番官兵無奈我何了！」近聞雲陳兩處攻復梁山外郡，勢如破竹，呼延灼倒也心驚，便教眾兄弟們加緊防備。這日忽報雲天彪已由萊蕪起兵到來，呼延灼集諸將商議道：「雲天彪新克泰安、萊蕪，乘勝而來，銳氣正旺，鋒不可當，我們只得嚴緊把守，再定計議。」韓滔道：「以小弟愚見，兄長所議恐有不妙。此刻他新戰之後，勞乏未定，又復奔馳遠來，是其失著。我們可速發精銳迎擊，先打他個下馬威。他銳氣一挫，自然受我所制。若自保城池，他必四面攻圍，我外面一無救援，直待曠日持久，糧盡力散，束手就擒，悔之晚矣。」彭玘道：「韓兄議是。但發兵迎擊，亦非勝算，不如屯兵城外，安營列寨。一俟他到來，營伍未定，我便縱兵掩擊，這是以逸待勞，必然得勝。」宣贊、郝思文都稱彭玘議是。呼延灼依議，便傳令至南旺營，教軍廷，魏定國加緊防守。這裡命宣贊、郝思文守城，自己與韓滔、彭玘精選雄兵二萬，出城紮寨，分為三隊：呼延灼領中營，韓滔領左營，彭玘領右營。分派已定，個個摩拳擦掌，等待官軍。

這日傍晚，前面探報雲天彪已到了臥龍山。呼延灼忙問：「已安營否？」探子答言：「方才到的，尚未列陣安營。」呼延灼道：「趁他尚未列陣，我們一鼓前行，先去襲擊一場。」說罷，傳令三軍，一齊拔動，飛速進去。頃刻到了臥龍山，時已掌燈，只見官軍方在安營。呼延灼便傳令三軍，吶喊一聲，一齊衝去。官軍慌忙迎敵。呼延灼的勇猛衝先，早已殺到陣前。只聽得官軍陣後一聲號炮，霍的豎起一枝海棠式的大燈籠來，當先一員虎將，手提九環潑風大砍刀，正是風會。大喝：「逆賊休亂闖！」一刀對呼延灼的面門砍來。此時呼延灼的仗著衝馳怒氣，也無回言，舞著雙鞭，直鬥風會。韓滔、彭玘見了，一齊上前相助。只見官軍左邊，又是一派蝙蝠式的燈籠，翻翻滾滾出來，直抄賊軍右邊來了。呼延灼看到此際，曉得官軍有備，襲擊無益，急忙與韓滔、彭玘收集軍馬，飛速退回。只見右邊林子裡又是一隊葫蘆式的燈籠，聲聲吶喊，山嶽動搖，賊兵個個驚駭，紛紛離亂。呼延灼嚴行約束，保軍退走，只見官軍也不追趕，那幾隊何處燿煌天鈞地的收歸臥龍山去了。

呼延灼、韓滔、彭玘收兵回營，安插了人馬。呼延灼對韓滔、彭玘道：「我此番出去，原想乘他不備，得個勝仗，不料這廝倉猝應變，有如此紀律。我此計不成，如何是好？」韓滔、彭玘都躊躇了一回，韓滔道：「這斯經我此番衝突，必然盛怒而來，須得厚集其陣以待之。」彭玘道：「還須兩翼都伏精兵。」呼延灼道：「且慢。方才我看兒郎們一聞官軍邀去，早已紛紛驚竄，毫無鬥志，這大非好處。我如今只得嚴申賞罰，約齊隊伍，方可斷殺。至於天彪那斯要來，我也只得和他拼命一戰，生死存亡盡在今日，更無他顧。」韓滔、彭玘都變色點頭。當夜呼延灼傳令三軍，分派旗色：呼延灼用紅旗，將中軍，大纛、副纛、領隊旗、門旗、牙旗盡是紅色，大小將弁盡是紅纓獅子盔、猩紅褸底連環甲，槍上盡是朱纓，箭翎盡是赤羽；韓滔用青旗，將左軍，大纛、副纛、領隊旗、門旗、牙旗盡是青色，大小將弁盡是青銅獸面盔、青獅鐵葉甲，槍上盡是青纓，箭翎盡是青羽；彭玘用白旗，將右軍，大纛、副纛、領隊旗、門旗、牙旗盡是白色，大小將弁盡是鋪霜白鐵盔、爛銀細砌魚鱗甲，槍上盡是白纓，箭翎盡是白羽。呼延灼申明號令，擺列隊伍，鼓勵士氣，等待官軍。一夜部署，天已黎明。

雲天彪在臥龍山部署營伍已定，聚集眾將商議道：「呼延灼這賊，甚是鹵莽，今日進兵，當用何法破之？」劉慧娘道：「他背城列營，先期衝突，分明自知難以堅守，故為此力戰之法。如今公公可拔寨徐徐前進，容媳婦看其列營之法，便可設計取勝也。」天彪稱是，當時傳令三軍拔寨，緩緩而行。不一時，已望見呼延灼兵馬。天彪便傳令眾軍扎住陣腳，教劉慧娘駕起飛樓，先行觀看形勢。

慧娘領令，就中軍陣內駕起飛樓。慧娘在飛樓上閃開慧眼一看，只見賊人陣列三軍，旗皆一色。看了多時，四週並無雜騎，暗點頭道：「此乃春秋時夫差爭盟之法。賊人用此，其背城死戰之意，不問可知。」便下了飛樓，走上帳來，將這番情形告知天彪。天彪便道：「他既如此，我軍亦可分為三隊，嚴明旗鼓，與他鏖戰一場。這裡另派回部兵馬分伏左右，如大軍得勝，便一同協力攻城；如未能取勝，可誘他窮追過來，卻教回部兵馬從間道抄襲嘉祥，此城可破也。」慧娘道：「公公如要分三軍鏖戰，媳婦有一佈陣之法，可以勝他。」天彪問何法，慧娘道：「他中軍既用紅旗，紅乃火色，我中軍可用黑旗以勝之；他左軍青旗，青屬木，我右軍當其左，可用白旗以勝之；他右軍白旗，白屬金，我左軍當其右，可用紅旗以勝之。我每軍裝束也令與旗幟一色相同，只須每軍各添嚮導兵一隊。其嚮導兵旗幟，亦各如本軍旗幟之色，但須邊鑲雜色為別。各軍進退，全憑鑲色旗為號。又另設三隊間色旗，乃是紫旗、淡紅旗、月白旗。中軍用紫旗蓋頭，左軍用淡紅旗蓋頭，右軍用月白旗蓋頭。紫者，水剋火也；淡紅者，火剋金也；月白者，金剋木也。這三色既與本軍旗色各相似，而又有克制之妙。此三隊正軍，旗色如此。此外可設游騎數隊，旗用綠色。回部伏兵可用雜色。公公以為何如？」天彪道：「吾兒真有神化不測之機也。但游軍綠旗，不如老實用了青旗。你左軍既用紅旗，可即教回部為左軍，不必另作伏兵，另換旗色矣。」慧娘稱是。當時天彪便傳令眾軍列陣布旗，一一如議。天彪與傅玉、雲龍以黑旗領中軍，風會、聞達以白旗領右軍，哈蘭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以紅旗領左軍，畢應元、龐毅、唐猛以青旗領游軍。四隊人馬，整齊明肅。另派孔厚與歐陽壽通領五千人馬保護劉慧娘，在高阜瞭望。

次日黎明，天彪傳令三軍一齊出營。三聲炮響，畫角悲鳴，殺氣橫飛。呼延灼聞官軍出營，也傳令三軍一齊迎戰。當時品了三通鼓角，兩陣對圓。呼延灼見官軍旗幟盡是間色，毫不為意。便一齊擂鼓振天，吶喊動地。呼延灼早領著紅旗兵直取天彪中軍，天彪紫旗兵大呼奮擊。只見塵沙起處，戈甲齊明，這邊紅旗好似飛揚烈火，那邊紫旗好似爛漫英霞。紅紫二隊歷歷分明，大呼酣戰，足有半個時辰，不分勝負。呼延灼怒極，舞動雙鞭直衝官軍，只見官軍隊裡那位總管傅玉，將槍往後一擺，紫旗隊裡一聲鳴金，那群紫旗兵豁地分為兩隊，向中軍陣後抄回去了。呼延灼定睛一看，只見官軍隊裡露出一大隊黑旗兵來。呼延灼見是黑旗，曉得官軍以水剋火，但心中毫無顧忌，只是揮動紅旗兵卷殺過來。紅旗、黑旗攪做一團，紅旗衝黑旗，正是驚電穿雲；黑旗裹紅旗，卻像濃煙蔽日。兩陣中千人呼喊，萬馬奔馳，直殺得天旋地轉，電駭雷崩。官軍早已退了五六里，賊軍也不知不覺的追了五六里。

呼延灼正待刀追，忽報後面左軍青旗兵來了。呼延灼大喜，便差人飛速傳令到青旗隊裡，叫韓滔便將青旗兵抄入官軍黑旗背後去。使人去訖，呼延灼得意揚揚，盡力追擊黑旗。只聽得自己後隊一片聲叫起苦來，原來那青旗兵竟把呼延灼的使者殺了，一派強弓勁弩單揀他紅旗射來也。呼延灼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急教後隊看望。又叫聲苦，那青旗隊裡何嘗有韓滔的魂靈，正是畢應元、龐毅、唐猛領著游軍翻翻滾滾的殺來。呼延灼大驚，那隊紅旗早已大亂。雲天彪、傅玉、雲龍一齊領黑旗兵掩殺轉來，前面黑旗，後面青旗，將呼延灼的紅旗裹在當中，正是重虹鬥彩，疊錦爭光。呼延灼整整一隊紅旗，看看已亂行錯伍。呼延灼嚴申號令，約齊了陣法，教眾兒郎一齊立定，且看門戶。只見官軍青黑二隊打個圈子，喊聲振天，卻並不掩殺過來。呼延灼看那官軍西南角上隊伍疏亂，便領全隊紅旗兵向西南衝去，一聲吶喊，一帶紅旗透出重圍。回看官軍，那隊青旗兵已不見了，只是大隊黑旗扎住一個大方陣，鼓角怒號。呼延灼無心還鬥，只領著那隊紅旗，望回嘉祥的路便走。行不數步，前面早有白旗擋路。呼延灼約定紅旗，細細看

認，前面旗色極像彭玘的白旗兵，便不管生死吉凶，直迎上來。走近前時，方叫聲苦，只見是風會、聞達驅著那白旗掩殺過來。呼延灼大驚，急忙走轉。那風會、聞達已領白旗兵追來，前面又撞著那隊黑旗兵，急得呼延灼進退無路。只見那隊黑旗只是不動，白旗隊裡一聲鳴金，那群白旗頃刻雲收霧卷的不知去向。背後人喊馬嘶，塵土障天，飛到一隊青旗。

呼延灼此時已目迷五色，不辨風塵，只得押定紅旗，且看來勢。那隊青旗已頃刻飛到面前，呼延灼定睛一看，方才大喜：「這番真是韓滔的青旗兵到也！」韓滔卻大吃一驚，忙問：「呼延哥為何在此？」呼延灼忙問怎地了，韓滔道：「方才初交兵時，小弟見哥哥陷陣，小弟急忙衝進陣來，卻吃官軍白旗、月白旗裹住，混戰多時，不能得出。等他收兵而退，小弟卻聞得後軍飛報有一隊紅旗衝出官軍陣裡，奔向嘉祥城去。小弟只道是哥哥突陣回城去了，為何還在這裡？」呼延灼此時神昏氣亂，不知所答，只問：「我那彭玘的白旗兵怎樣了？」韓滔答言不知。呼延灼道：「不料雲天彪這廝如此利害，我被他旗色一亂，弄得不知所為，不知他自己怎生認得。為今之計，只有他的黑旗一隊我們沒有此色，料他不能相混，我與你並力去擊他的黑旗。」韓滔道：「適才向嘉祥去的那隊紅旗，不知是何路兵馬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雲天彪大軍在此，那紅旗料不過是游騎之軍，且是由他。」說罷，便將青旗、紅旗並為一隊，望著官軍的黑旗盡力追來。

雲天彪在黑旗隊裡望見賊軍商議多時，忽然並力追來。天彪大笑道：「呼延灼果然追我黑旗，真沒見識也！」便教傅玉、雲龍拔寨齊退。呼延灼那裡肯捨，與韓滔狠命相追。只見黑旗前走，青旗、紅旗後追，又追上六七里。此時場上旗幟，淨存青、紅、黑三色。只見官軍黑旗隊裡一聲鳴金，軍馬一齊立定，陣過畫角齊鳴，陣中戰鼓好似數萬雷霆一時並發，黑旗兵吶喊震天，雲飛潮湧般卷上來。天彪居中，傅玉在左，雲龍在右，一齊殺奔賊軍。呼延灼慌忙敵住天彪，韓滔慌忙敵住傅玉，那雲龍已揮兩翼兵馬直抄賊軍。霎時間，四邊鼓角喧闐，煙塵馳突，賊兵早已紛紛驚亂。韓滔在陣雲中苦鬥傅玉，瞥見自己兵馬已亂，心中一慌，吃傅玉乘間一槍，刺中心窩，翻身下馬。呼延灼鬥天彪，本領原敵得過，怎奈佐將已亡，兵馬已潰，到此也難為力，大吼一聲，衝出陣雲，一抹地向西北方去了。賊兵早已紛紛潰散，霎時間那班青旗、紅旗的賊兵逃亡無蹤。天彪、傅玉、雲龍統領著黑旗大隊，掌得勝鼓向嘉祥進發。到了城下，只見紅旗、青旗、白旗插滿城上，果然哈蘭生奪得嘉祥城也。

原來哈蘭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領著右軍紅旗兵，與彭玘白旗兵相敵。這邊官軍前隊是淡紅旗，先與彭玘白旗鏖戰。哈蘭生領紅旗在後督戰，背後卻是畢應元的青旗游軍。那前隊淡紅旗已與白旗戰夠多時，正值賊軍紅旗、青旗都已被官軍誘入重地。畢應元在後面望見，便與龐毅、唐猛領青旗游軍從空隙處衝出，抄擊彭玘白旗。彭玘見是青旗，只道自己的人馬，不防畢應元驅青旗兵直衝過來。賊人不知就裡，大駭潰亂。畢應元青旗，哈蘭生淡紅旗，夾擊彭玘白旗。彭玘慌得手亂，吃畢應元拍弓搭箭，颼的射來，彭玘閃個不迭，中箭落馬。官軍大呼掩殺，賊軍白旗頃刻沉沒。哈蘭生便收過了淡紅旗，單用了純紅旗，故意從畢應元青旗隊裡衝出去襲嘉祥城。畢應元見了，便聚集青旗兵轉來掩擊呼延，故爾呼延灼後隊吃官軍亂箭衝射。

再講哈蘭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領著紅旗兵直取嘉祥城。宣贊、郝思文正在城上，見有一隊紅旗從官軍隊裡衝殺出來，只道是呼延灼突陣口城，急忙開城迎入。哈蘭生見了，便將紅旗兵直入城中。進到城時，宣贊、郝思文大吃一驚，方知中計。回回兵早已盡入城中，城中賊軍大駭潰亂。哈蘭生銅人橫掃，所向無前，沙冕二人長槍卷舞，回兵奮勇廝殺。宣贊還想抵禦，吃哈蘭生展開鋼人，舒出左臂，龍探爪抓住勒甲絲縲，盡力一扯，宣贊翻身下馬，眾回兵一齊上前捆捉去了。郝思文大驚，急想逃出城外，恰吃沙志仁攔住了，一槍刺中肩窩，掀下馬來，後面撲到冕以信，就地一抓，生擒去了。城中賊兵吃眾回兵紛紛亂殺，早已有一大半向別門逃走了。嘉祥已破，賊兵已盡，哈蘭生使命完封倉庫，點兵登城，等待大軍。不多時風會的白旗兵，畢應元的青旗兵，都陸續進城。隨後天彪黑旗大軍也到，孔厚、歐陽壽通保著劉慧娘一同進城。天彪到了縣堂，眾將紛紛獻功。天彪一一慰勞，記功錄簿，傳令眾兵將就在城中休息一日，以便進攻南旺營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呼延灼與天彪鏖戰大敗之後，單騎逃出重圍，初意欲奔回嘉祥，仔細一想，此刻嘉祥必已失陷了，便撥轉馬頭直奔南旺營。那單廷?、魏定國在南旺營聞得嘉祥鏖戰，正欲發人去探聽勝負，瞥見呼延灼渾身血污，單騎奔來。二人都大吃一驚，一齊問道：「城中之事怎樣了？」呼延灼將上項鏖戰之事說了一番，便道：「我此刻全軍覆沒，單騎脫逃，城中之事，不知如何了。我此刻須得速去救嘉祥，宣郝二兄弟性命要緊，快取些乾糧與我。我單騎先去，你二人盡發營中兵隨後就來。」單廷?功道：「天色晚了，不如且請營中歇一夜再去。」魏定國道：「城中諒未必就至失陷。如果失陷，此刻趕去亦是無益。不如權歇一夜，從長計較。」此時呼延灼也覺有些頭目昏花，筋力疲乏，只得依了二人的話，就在營中安息。

次日黎明，探子報到，嘉祥城已被官軍奪去，宣郝二人遭擒。呼延灼、單廷?、魏定國都一齊大驚。單廷?、魏定國面面相覷道：「這怎生是好？」呼延灼道：「二位賢弟聽我說，事已如此，我們死守南旺也是無益，不如盡發本營兵馬前去盡力攻城，倒還有一層希冀，除此別無良策。」單魏二人想了多時，果然無法如何，只得聽了呼延灼的話，盡數點起南旺營兵馬，殺向嘉祥城來。到了北門，只見官軍在城上，隊隊旌旗，青黃赤白，插滿城頭。城樓上端坐著一位天神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，赤面長髯，青巾綠袍，正是雲天彪。呼延灼一見，大怒道：「奸計匹夫，快快還我城來！」雲天彪撫城溫諭道：「呼延灼聽者：去順效逆，所以速禍。爾出身何等，竟乃喪盡天良，甘為強盜，玷辱祖宗，貽臭萬世。似此毫無羞恥，一刀何足蔽辜。況今日身無立錐，尚不知自反，真所謂怙惡不悛。料爾死期不遠，本帥也不窮逼你了。這城中寸草尺土，皆天朝固有之物，你若想與南旺之餘黨來此撒潑，你且看看，如此城高壕闊，那能攻打得下？梁山賊寨，失在目前，那有糧草接應與你？你細思量之！」呼延灼一聽，又氣又羞，又怒又悔，只在城下暴跳如雷，回顧單廷?、魏定國道：「二位兄弟且隨我盡力攻城。」單魏二人一齊答應，吩咐眾軍擂鼓吶喊，直衝北門。城上槍炮石，一齊打下，下面賊軍喊聲振天。足足攻打一個時辰，那裡動得分毫。呼延灼只得收兵，且行暫時休息，再定計議。

呼延灼看著那城牆如此高大，壕溝如此深闊，越想越氣，越想越悔，不料當年費盡心機，用了如許工程，竟被官兵來趁現成。想到此處，氣上心來，便立刻傳令軍士再行攻打。眾軍一齊進攻，又攻打了一個時辰，那座城池依舊安然不動。呼延灼氣壞了，又只得收軍，與單廷?、魏定國都坐在沙磧上，看著城池，只是歎氣。只見呼延灼霍地立起身來，雙鞭匹馬，直到北門，大叫：「天彪匹夫！敢下來同我並三百合麼？」天彪綽著美髯笑道：「量你鼠輩小賊，有何技量？本帥部下強將如雲，你既要逞血氣之勇，我便委員勇將下來，教你就在城下領死。」說罷，便教龐毅開城迎戰。

龐毅驟馬掄刀，直取呼延灼。呼延灼挺雙鞭攔住，叫道：「且慢，你年老衰邁，可想有甚本領，著換個壯年力健的人來罷。」龐毅大怒，一刀劈下，呼延灼急忙擋住。那單刀如逸電流光，這雙鞭如游龍盤彩，大戰四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傅玉看夠多時，更耐不得，一條槍卷雪也似的衝來，只見對面也是一條槍流星價趕到。傅玉一看，正是單廷?。傅玉便攔住單廷?，當時北門外四人四馬，攪做一團，酣呼廝殺。雲龍在城上望見對陣魏定國橫著那口熟鋼刀，閃舞金花，大有縱馬殺出之勢。雲龍便縱馬飛出，一口大刀，平飛銀練，直奔魏定國。魏定國見是雲龍，即忙橫刀敵住。三對兒在陣前廝殺，刀對刀，迸萬道寒光；槍溯槍，起一天殺氣。城上官軍，沙邊賊眾，齊聲吶喊，鼓角喧天。圍場上六位英雄酣戰多時，天色已晚，兩邊只得收兵而回。

傅玉、雲龍、龐毅回城，雲龍稟天彪道：「賊人不守南旺，卻空群來此爭城，真是失算之甚。為今之計，何不派將領兵，從間道過去，取了南旺，使他進退無路，必然不戰而走。」天彪笑道：「此等無謀鼠輩，何須如此算計。他屯兵城外，力戰求勝，一鼓銳氣，似乎銳不可當。由我看來，正如草上遊魂，不久自散耳。我若間道襲他南旺，倒反示以不武。如今他高興殺四門，就讓他殺個四門。待他四門殺畢，我自逐他之法。」便派傅玉、雲龍、龐毅守北門，派風會、歐陽壽通、唐猛守東門，哈蘭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守西門，畢應元守南門，聞達領鐵騎遊巡城外。分派已定，眾將均各無話。

再說呼延灼、單廷?、魏定國收兵回陣，三人商議不決，都說：「城池如此堅固，攻打不下，如何是好？」呼延灼道：「當初我造城時，這北門分外堅固，所以攻打不下。如今想來，只有東門還是舊城基，我當初不過略加些工。明日我就去攻這東門，魏兄弟在此管看北門。我與單兄弟分兵一半前去。」單魏諾諾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呼延灼、單廷?領兵，繞道到東門，只見風會早已立馬橫刀在吊橋邊等待，一見呼延灼便大喝道：「賊子那裡走，俺老爺等候已久也！」呼延灼大怒，拍馬直取風會。風會也怒馬相攻。只見銀濤忽瀉，這單刀乘勢橫飛；金電斜穿，那雙鞭掣風還架。兩個一來一往，鬥到四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單廷?在後面正待出馬助戰，忽見南邊一隊鐵騎奔雷掣電價衝來。單廷?急忙押住了陣腳，那隊鐵騎早已衝到面前，為首一員大將，手提大刀，聲如巨雷，大喝：「賊子，你認識大刀聞達麼！」單廷?也不回言，挺槍迎住。此時呼延灼正鬥風會，不暇返顧，單廷?獨擋聞達。兩個鬥到三□餘合，聞達暗想：「此人槍法卻好，我當用計擒他。」便又鬥了六七合，聞達勒轉馬頭，慌忙便走。單廷?隨即趕來，追了一大程。聞達回頭喝道：「你這廝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！」單廷?挺槍直取聞達後心。聞達使出神威，拖起刀背只一拍，喝一聲：「下去！」單廷?翻身下馬，官兵一齊上前捆住。聞達大罵道：「背叛庸奴，死恨晚矣！」單廷?默默無言，被官軍剪著兩手，解進南門去了。

呼延灼聞知此事，大驚，急忙撤了風會，來追聞達，早已影跡無蹤。呼延灼懊悔之極，只得收兵而返。風會也不追趕，自回東門去了。呼延灼領兵繞道到北門外，魏定國迎見，問所事如何。呼延灼大歎一聲道：「罷了，今日不惟不勝，反送了單兄弟。」魏定國大怒，道：「我今日不與單兄長報仇，誓不瞑目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明日我和你出其不意去襲西門。」定國點頭。

次日，呼延灼、魏定國領兵潛地移向西門，果然神不知鬼不覺，直抵城下。呼延灼暗傳號令，眾賊一齊布上雲梯。只聽得城裡一聲號炮，官兵一齊立出，城上槍炮卷馳，矢石齊下，賊人紛紛驚退。呼延灼大怒，驟馬出陣，大叫道：「賊匹夫，來與我廝殺一場！」哈蘭生開了城門，提著銅人打出。呼延灼即忙迎住。兩馬相交，軍器並舉，兩個各使出本身神力，狠命相爭。只見銅人一振，真是重鼎千鈞；鞭影雙揮，但覺寒光兩道。兩個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也鬥到四□餘合。忽聽得陣後人聲沸亂，呼延灼只顧前面，不敢還顧，魏定國即忙轉身押陣，聞達已衝入陣中。魏定國即忙指揮陣騎，豁地分為兩隊，兩隊各用強弓勁弩射來。聞達那邊衝突一回，不能取勝。聞達暗想道：「此人本是一勇之夫，不難取他，只是攻擊得緊，他必死命相拒。看來此事，事寬則圓，急難成效。」便急領鐵騎退出陣中。魏定國果然驟馬追出，聞達轉身迎住。鬥到二□餘合，聞達賣個破綻，勒馬便走，仍使出那個擒單廷?的手法來。說也不信，那魏定國果然照樣上鉤。聞達揮轉刀鋒，砍傷左腿，魏定國翻身下馬，官軍一齊上，捆捉去了。呼延灼正與哈蘭生廝殺，忽聞報魏定國又被擒，大驚，急架住了哈蘭生，縱出圈子，無心戀戰，急領軍馬走了。聞達帶領鐵騎，押著魏定國，隨了哈蘭生，一同進城。天彪見連日擒獲兩將，大喜，對諸將道：「來日呼延灼若再不走，可用全軍逐之。我看他兵卒離心，必不能相持也。」眾將領諾。

到了次日，呼延灼果惡狠狠領兵來攻南門。天彪吩咐開門，倒提青龍偃月刀，一馬先出。呼延灼正待迎敵，只聽得城上接連九個號炮，播鼓振天，官軍吶喊齊出，勢如潮湧，疾如風生，駭如雷崩，奮如電掣，賊兵不及迎戰，早已潰亂。呼延灼大驚，無心戀戰，撥馬飛逃。官軍遮天蓋地價殺來，賊兵紛紛四散，霎時間長風掃檣，開除淨盡。呼延灼匹馬落荒而走。

天彪收聚大軍，掌得勝鼓回城，一面便差傅玉、雲龍去收復了南旺營。這裡天彪進城升廳，計功行賞，大開慶賀筵宴。眾將見六日之內收復兩城，無不歡喜。天彪計點生擒賊目四名：宣贊、郝思文、單廷?、魏定國，均發往兗州府監禁，因將收復嘉祥、南旺事宜，申奏朝廷。不數日，朝廷明降，大加褒寵，雲天彪晉封侯爵，眾將或有錫爵，或有加官，均按功酬庸。天彪便備文咨會陳希真，起兵同剿梁山。按下慢表。

月說呼延灼匹馬雙鞭，從亂軍中逃出性命，一路上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驀地想起一件事，不覺仰天放聲大哭。原來他的族弟呼延綽，自歸降官軍之後，曾寄一封書與他，言此時梁山勢不可為，如依違不去，必至身敗名喪等語。呼延灼當時大怪其總投梁山，忽投官軍，反覆無常，今日喪師失地，單身脫難，想起從弟之言，大聲歎道：「我悔不聽兄弟之言，以至如此。但事至今日，有何面目再投官軍，不如死也跟著宋公明休。」一路垂頭喪氣到了梁山，從後山洞進去。看官，須知這時節，正是林冲前一腳到，呼延灼後一腳來，彼此同見宋江，真叫做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看斷腸人，也算得豪傑傷心，正是個英雄失路。從此梁山外郡全無，僅存山寨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